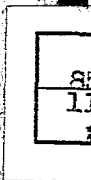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一百種

胡奎賣人頭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149



胡奎賣人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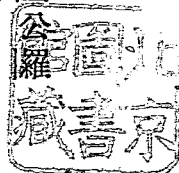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唐朝時候，長安地方，有個羅增，字世瑞，乃是越國公羅



胡奎

成之後。夫人秦氏，所生二位公子，長名喚羅燦，年一十八歲，生得身長九尺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那長安百姓，見他生得一表非凡，替他取個綽號，叫做粉面金剛羅燦。次名喚做羅焜，生得虎臂熊腰，龍眉鳳目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硃，文武雙全，英雄蓋世；這些人也替他起個綽號，叫做玉面虎羅焜，他二人每日操演弓馬，熟讀兵書，時刻不離羅爺左

胡奎賣人頭



808380

右。

羅爺見兩位公子，生得人才出衆，心中也自歡喜，不在話下。只因羅爺在朝爲官清正，不徇私情，却同一個當朝奸相沈謙不和，因此存心要害羅增，上了一本，保舉羅增去守邊頭關，征剿北番。後來羅增被番邦圍困，差官請發救兵，沈謙就藉此謊奏一本，只說：『羅增兵敗被擒，貪生怕死，投降番邦，罪在不赦，乞聖上立將羅增一門斬首，家私抄入府庫，以儆叛逆。』唐皇准奏。沈謙卽同武士到羅府抄斬，却幸秦氏夫人和二位公子先已得了消息，走避別處，沒有被害。沈謙聞知羅燦羅焜走了，當卽行文各州縣畫影圖形要捉二人，以絕禍根。

却說羅燦羅焜逃出以後，與母親秦夫人商議停當，羅燦往

雲南投馬成龍，羅焜往淮安岳家柏文連家，請設法救父。

不表羅燦前往雲南，單言羅焜到了淮安來投柏府。這時柏



文連在陝西西安府都指揮任上，家中只有後妻侯氏。侯氏與其姪侯登早已聽到羅府抄斬消息，等羅焜到來，設定圈套，假意殷勤，用酒灌醉羅焜，侯登通知錦亭衛守備毛真卿。毛守備便把羅焜捉住，送到淮安府裏

來，那淮安府臧太爺，聽說在柏府中拿了羅焜，忙忙打鼓升堂，審問虛實，只見毛守備同侯登二人，先上堂來參見已畢，臧知府立

刻問起原由，侯登將如何擒捉羅焜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知府叫將罪犯帶上堂來，只見左右將羅焜拉上堂跪下。知府問道：『你家罪犯法條，滿門抄斬。你就該領罪伏法，纔是爲什麼逃走在外？意欲何爲？』一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『羅焜見問，不覺大怒道：『可恨沈謙這賊，害了我全家性命，冤沉海底，俺原是逃出長安，要設法救父，爲國除奸的。誰知又被無義的禽獸，用計擒來，有死而已，不必多言。』那知府見羅焜口供，甚是決然，又問道：『你哥哥羅燦，今在那裏？』快快招來。』羅焜道：『他已往邊頭關去了，我如何知道？』知府道：『不用刑法，如何肯招？』喝令左右，與我下去打。兩旁一聲答應，將羅焜拖下，打了四十大板，可憐打得皮開肉破，鮮血淋漓，羅焜咬定牙關，只是不語，知府見審不出口供，只得將羅

焜收監，申詳上司，再作道理。

不表淮安府申詳上司，單言那一日毛守備到柏府去拿羅焜，把一城的人都烘動了，人人都來看審，人人都要看英雄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擠一個不了，也是英雄該應有救，却驚動了羅氏兄弟的朋友祁子富。祁子富立刻欲去通知羅氏兄弟的結義兄弟胡奎。因為這時胡奎在山東登州的雞爪山，祁子富正在收拾行李要動身，恰巧來了一個朋友龍標——是當地的獵戶——祁子富便把羅焜被捉，現今在監，死生未定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『我如今要往雞爪山去找胡老爺來商議，只是衙門中要個人去打聽打聽才好。』龍標道：『這個容易，衙門口我有個朋友，央他自然照應，只是你上雞爪山速去速來才好。』祁子富道：『這個自

然，不消吩咐。』當下二人商議已定，祁子富帶了行李，連夜上雞爪山去了。

不表祁子富上雞爪山去，單言龍標他便不回家去，就在胡府收拾收拾，帶了幾兩銀子，放開大步，走到府前。他是個獵戶營生，官裏有他的名字，錢糧差務，那些當衙吏的，都是認得他的，一個個都來同他拱手道：『久違久違，今日來找那個？』龍標道：『我找王二哥說話的。』衆人道：『他在街坊上呢。』龍標道：『難爲你！』別了衆人，來到街上，正遇王二。一把扯住，走到茶坊裏對面坐下。龍標道：『聽得府裏拿住了羅焜，送在監裏，老兄該有生色了。』王二將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『大哥不要提起，這羅焜身邊一文也沒有，況且他是公子性兒，一時要茶要水，就亂喊亂罵，又無

親友。這是件苦差。』龍標道：『王二哥，我有件心事同你商議，聽聞得羅焜在長安，是條好漢，我與他有一面之交，今日聞他如此犯事，我特來同他談談，一者完昔日朋友之情，二者也省了你家茶飯，三者小弟少不得候你，不知二哥意下如何？』那王二沉吟暗想道：『我想龍標他是本府的獵戶，想是爲朋友之情，別無他意，且落得要他的銀子再講。』主意已定，向龍標道：『既是賢弟面上，有何不可。』龍標見王二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忙向腰中拿出一錠銀子，說道：『這錠權爲二哥費用。』王二故意推辭了一會，方才收下。龍標又拿出一錠銀子道：『這錠銀子，煩二哥拿去，買兩樣菜兒，就煩二嫂子收拾收拾。』那王二拿了銀子，十分歡喜，就邀龍標到家坐下，他忙忙拿了銀子，提了籃子，上街去買菜打酒。

整治。龍標在他家等了一刻，只見王二帶了小伙計，拿了些雞魚肉酒茶等件，送在廚下，忙叫婦人辦起來；不一時，俱已備辦成了，等到黃昏之後，王二叫人挑了酒菜，同龍標二人，悄悄的走到監



門口，王二叫伙計開了門，引龍標入內。那龍標走到裏面一看，只見黑洞洞的，冷氣撲人，臭氣沖鼻，那些受了刑的罪犯，你呼我喊，哀聲不止。那禁子王二，領了龍標到羅焜的號內，提起燈籠，開了鎖，只見羅焜蓬頭赤足，睡在地下，

哼聲不止。王二近前叫道：『羅相公，不要哼，有人來看你了。』連叫數聲，羅焜只是二目揚揚，並不開口。原來羅焜挨了打着了氣，又感了風寒，進了牢，又被獄氣一沖，不覺染了瘟疫病症，不知人事。王二叫龍標來見，那龍標又沒有與羅焜會過，平日是慕他的本領，不過承祁子富的命而來，見他得了病症，忙忙前來看視，那羅焜渾身似火，手足如冰，十分沈重。龍標却是無法可施，只得將身上衣服脫下一件，叫王二替他蓋好了身子，將酒菜捧出牢來，同到王二家中，二人對飲。龍標問道：『醫生可請進去麼？』王二道：『這牢裏醫生那裏肯進去呢？連官府拿帖子差遣，他也不肯進這號裏去的。』龍標聽了，暗暗着急，只得託王二早晚照應，又稱了幾兩銀子，把他買床鋪蓋，餘下的銀子，買些生薑丸散。

等件，與他調治。龍標料理已定，別了王二，連夜回家了。

却說祁子富自從別了龍標，奔山東登州府雞爪山而來。在路行程，非一二日，那日黃昏時分，已到山下，遇見了巡山的嘍囉前來擒捉。祁子富道：『不要動手，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淮安祁子富有機密事，要見胡大王。』嘍囉聽了，就領祁子富進了大門，卽來通報。胡奎聽了說道：『此人前來，必有原故。』頭領裴天雄道：『叫他進來，便知分曉。』當下祁子富隨嘍囉上聚義廳，見了諸位大王，一一行禮。胡奎問道：『你今前來，莫非家有什麼原故？』祁子富見問，就將羅焜到淮安投柏府認親，被侯登用計，同毛守備解送府裏，現今在監，事在危急，我特連夜來山，拜求諸位大王救他才好。』胡奎聽了此言，急得暴跳如雷，忙與衆人商議。賽諸葛

謝元道：諒此小事，不須着急。裴大哥與魯大哥鎮守此山寨。我等只是如此如此就是了。裴天雄大喜，點起五十名嘍囉，與胡奎、祁子富爲前隊引路。過天星孫彪，領五十名嘍囉，爲第二隊。賽諸葛謝元，領五十名嘍囉，爲第三隊。兩頭蛇王坤，領五十名嘍囉，爲第四隊。雙尾蝎李仲，領五十名嘍囉，爲第五隊。又點五十名能幹的嘍囉下山，四面巡風報信。當下五條好漢，三百嘍囉，裝束已畢，人馬下山，奔淮安府而來。

不一日，已到淮安府，三百嘍囉，分在四路住下。五條好漢，同祁子富回家探信，正遇龍標，從府裏而來，同衆人相見了，說：『羅焜病重如山，諸位前來，必有妙策。只是一件，目下錦亭衛毛守備，同侯登相好，防察甚是嚴密，你們衆人在此，倘若露出風聲，反爲

不便。』胡奎道：『讓我今日晚上，先除一害，再作道理。』當下六條好漢，商議已定，邀入家中，龍標去治酒席，款待衆人。吃到三更以後，胡奎起身，脫去了長衣，帶了一口短刀，向衆人說道：『俺今前去結果了毛守備性命，再來飲酒。』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將手一拱，



跳出大門，奔錦亭衛而來，到了衛門東首牆邊，將身一縱，縱上了屋，順著星光，找到院內，輕輕跳下。伏在黑暗之中，只見一個丫嬛，拿着燈走將出來，口裏唧唧噥噥說道：『此刻才睡。』說著，走進廂房去了。胡奎說道：想

必就是他的臥房，停了一會，悄悄來到房外一看，只見殘燈未滅，他夫妻已經睡了。胡奎輕輕撥開房門，走至裏面，他二人該當命到無常，醉了酒，俱已睡了。胡奎掀開帳子，只一刀殺了毛守備，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滾了下來。夫人驚醒，看見一條黑漢，手執利刃，才要喊叫，早被胡奎順手一刀，砍下頭來。將兩個血淋淋的，結了頭髮，扣在一處，扯了一幅帳子，包將起來，背在肩上，插了短刀，走出房來，來至天井，將身一縱，縱上房屋，又將身落下，上路而回。一路下趁著星光，到了龍標門首，已是五更天氣，五人正在着急心焦，商議前來接應。忽見胡奎跑進門來，將肩上的物件，往下一放。衆人吃驚，上前一看，却是兩個人頭，包在一處。衆人問道：『你是怎生殺的？這等爽快！』胡奎將越房殺人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大家

稱羨，仍包好了人頭，重又飲了一會，方才安息。

到了次日，那城外的人，都鬧翻了，俱說毛守備頭不見了，兵丁進城，報了知府。知府大驚，隨卽上馬，來到衙門裏，相驗屍身，收入棺內，用封條封了棺木，問了衙內人的口供，當時做了文書，通詳上司；一面點了官兵，懸了賞格，四路捉拿偷頭的大盜。淮安城內，人人說道：『才拿住了的羅焜，又弄出偷頭的事來，必有蹊蹺。』連知府也急得無法可治。不表城內生疑，單言衆人起來，胡奎道：『羅賢弟病在牢內，就是刼獄，也無內應，且待我進牢去，做個幫手，也好行事。』龍標道：『你怎得進去？』胡奎道：『只須如此如此，就進去了。』龍標道：『不是玩的，小心要緊。』胡奎說：『不妨，你只是常常往來兩邊，傳信就是了。』商議已定，胡奎收拾停

當，別了衆人，帶一個人頭進城，來到府門口，只見那些人三五成



驚道：『好奇怪！那有殺人的人，還把頭拿了來賣的道理？』忙忙傳鼓，升堂審問；只見衆役拿了一個頭，帶了胡奎跪下。知府驗過

羣，都說偷頭的事。胡奎走到鬧市裏，把一個血淋淋的人頭，朝街上一擲，大叫道：『賣頭，賣頭。』嚇得衆人一齊喊道：『不好了！偷頭人來賣頭了！』一聲喊叫，早有七八個捕快兵丁，擁來一看，正是毛守備的首級，就一把扭住胡奎，來稟知府。知府大

了頭，喝道：『你是那裏人？好大膽的強徒，殺了朝廷的命官，還敢前來賣頭，想你的人多，那一個頭，而今現在那裏？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』胡奎笑道：『一兩個人頭，有什麼要緊？想你們這些貪官污吏，平日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到來怪俺了。』知府大怒，喝令拉下去夾起來；兩邊答應一聲，將胡奎拉下去，夾將起來，三繩收足。胡奎只當不知，連名姓也不說。知府急了，只問那頭在那裏？胡奎道：『那個頭是俺吃了，你待我老爺好些，俺變個來還你，你若行刑，今夜連你的頭，都叫人來偷了去，看你怎麼樣？』知府吃了一驚，吩咐收監，通詳上司。胡奎上了刑具，來到監中，將那些鬼話，恐嚇衆人道：『你等如若放肆，俺叫人將你們的頭，一齊都偷了去。』把個禁子，嚇得連聲諾諾，衆人俯就他，下在死囚號內，

代他鋪下草床，睡在地下，上了鎖就去了。

當時事有湊巧，胡奎的草床，就靠近羅焜邊旁，二人却是同號房。羅焜在那裏哼聲不止，胡奎聽見口音，抬頭起來一看，正是羅焜，睡在地下。胡奎心中暗喜，等人去了，扒到羅焜身邊，低叫聲羅焜，羅焜那裏答應，只是亂哼，並不知人事。胡奎道：『這般光景，怎麼樣好？』

話分兩頭，單言龍標當下進城，找了王二，買了酒肉，同他進監來看羅焜，他二人是走過幾次的，獄卒並不盤問。二人當下進內，到羅焜床前，放下酒肉，與羅焜吃。這時羅焜依然不醒，掉回頭來，却看見是胡奎，胡奎也看見龍標，兩下裏只是不敢說話。龍標忽生一計，向王二說道：『我今日買了一副丸藥來與他吃，煩王

二哥去弄碗蔥薑湯水來才好，王二只得弄開水去了。龍標支開了王二，胡奎道：『羅焜的病重，你要設法，請個醫生去，同他看看才好。』龍標道：『名醫卻有，只是不肯進牢來。』胡奎道：『你今晚回去，與謝元商議便了。』二人關會一定，王二拿了開水來了，龍標扶起羅焜，吃了丸藥，別了王二，來到家中。見了衆位好漢，就將胡奎的言語，向謝元便了一遍。謝元笑道：『你這裏有好的醫生麼？』龍標道：『有個小神仙張勇，只是請他不去。』謝元笑道：『這事容易，只要孫賢弟前去，就說如此如此便了。』衆人大喜，當日黃昏時候，那過天星孫彪，將毛守備夫人的頭，背在肩上，身上帶了短兵器，等到夜間，開大步來尋張勇的住宅。不多一時，只見一座門樓，大門開着，門上有一匾，匾上有四個大字，寫的是一

醫可通神，「尾上有一行小字，「爲神醫張勇立，」孫彪看了大喜道：『好了！』遂到門前叩門，却好張勇還未曾睡，出來開門，問他來因。孫彪道：『久仰先生的聲名，只因我有個朋友，得了病症，在監內，意欲請先生進去看一看，自當重謝。』張勇聽了此言，微笑道：『我連官府鄉紳，請我看病，還要三請四邀。你叫我到牢中去看病，太把我看輕了。』就將臉一變，又向孫彪說道：『小生自幼行醫，從未到監牢之中，實難從命，你另請高明的就是。』孫彪道：『既是先生不去，到也不驚動了，只是要求一服妙藥發汗。』張勇道：『這個有的。』即走進內房去拿丸藥。孫彪吹息燈，輕輕將那個人頭，往桌子底下，藥篋中一藏，叫道：『燈息了。』張勇忙叫小廝掌燈，送丸藥出去。孫彪接了丸藥，說道：『承愛了。』別了

張勇自去。這張勇却也不介意，叫小廝關好了門戶，吹滅了火，就去安睡。且言孫彪離了張勇的門首，回到龍家，見了衆人，將請張勇之言，說了一遍，大家笑了一刻。謝元忙取筆來，寫了一封錦囊，與龍標說道：『你明日早些起來，將錦囊帶去，與胡奎知道，若是官府審問，叫他依此計而行。你然後再約捕快，叫他們到張勇家去搜頭。我們明天，到別處去住些時，莫要露出風聲，我叫孫彪夜裏來探聽消息，各人幹事要緊。』當下衆人議定，次日五更，各投別處安身去了。單言龍標又進城來，同王二到茶房坐下，說：『王二哥，有一宗大財，送來與你，你切莫要說出來。』王二笑道：『若是有財發，怎肯說出來？你且說是什麼財？』龍標道：『聽說那個賣頭的黑漢，常和小神仙張勇往來，他都是結交江湖上的』

匪人，外路使槍棒，賣膏藥的，都是他家歇腳，有九分是一路的，目下官府追問那個人頭，正無着落，何不進去通知，派兵搜查一回，你多少也得他幾十兩銀子使用。」王二道：「你可拿得穩？」龍標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只是一件，我還要送藥與羅焜，你可帶我進去。」王二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送出了茶坊，叫小牢子領龍標進監，他卽來到捕快班房，商議去了。

不表王二同衆人商議進去探訪，且言那小神仙張勇，一宿過了，次日早起，只見藥簍旁邊，地下多有血跡，一看吃了大驚，只見一個人頭，睜眼蓬頭，滾在藥簍旁邊，好不害怕！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」頓時嚇倒在地。小使急來扶起問道：「大爺爲何如此？」張勇道：「你你你看看那那桌子底下，一一個人頭。」小使上前一

看，果是一個女人頭顱，合家慌了手脚，都亂叫道：『反了反了，出妖怪了！好端端的人家，怎麼滾出一個人頭來了，是那里來的。』
張勇道：『不要聲張，還還還是想個法兒才好？』內中有個老人家道：『你們不要吵，如今毛守備夫妻兩個頭都不見了，本府太爺，十分着急，點了官兵捕快，四下裏巡拿。昨日聽見說，有個黑漢，提着毛守備的頭，在府前去賣，被人捉住，審了一堂，收了監，恰恰的只少了守備夫人的頭，未曾完案，現在追尋；想來此頭是有蹊蹺，這頭一定是他的了，快快瞞了鄰舍，拿去埋了。』正要動手，只聽着一聲喊叫，進來二三十個官兵捕快，撞個滿堂，不由分說，將張勇鎖了，帶了那個人頭，拿到淮安府裏去了。可憐他妻子老少，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，嚎啕痛哭，忙叫老家人，帶了銀子，到府

裏料理。

王二同衆捕快將張勇帶到衙門口，早有毛守備的家人，上前認了。那些街坊上人，聽見這個消息，都來看人頭，罵道：『張勇原來是個強盜。』不表衆人之言，單言那知府升堂，吩咐帶上張勇，罵道：『你既習醫，當知王法，爲何結連強盜，殺死官長，從實招出，免受刑法。』張勇見問，回道：『大老爺在上，小的一向行醫，自安本分，怎敢結連強盜，況我與守備無仇，求大老爺明察。』知府冷笑道：『你既不曾結連強盜，爲何人頭在你家裏？』張勇回言道：『小的清早起來，收拾藥簍，就看見這個人頭，不知從何處而來？正在驚慌，就被太爺的公差拿來，小的是真正冤枉，求太爺明鏡高懸。』知府怒道：『我把你這刁奴，不用刑，怎肯招認。』吩咐

左右，與我夾起來。兩邊答應一聲，就將張勇按在地下，扯去鞋襪，夾將起來，可憐張勇如何受得起，大叫一聲，昏死在地。左右忙取冷水一噴，悠悠甦醒。知府問道：『你招不招？』張勇回道：『又無凶具，又無見證，又無羽黨，分明是冤枉，叫我從何處招起？』知府道：『人贓兩獲，還要抵賴，也罷，我還你個對證就是了。』忙拿一根硃簽，叫禁子提那賣頭的原犯。王二拿了簽子，進監來提。胡奎道：『又來請爺作甚的？』王二道：『大王，我們太爺，今捉到你的夥計了，現在堂上，審問口供，叫你前去對證。』龍標是早間進監，看羅焜，將錦囊給與胡奎看過，他聽得此言，心中明白。就同王二來到階前跪下。知府便叫張勇，你前去認認他。張勇扒到胡奎身邊，那胡奎假意著驚，問道：『你怎麼被他們捉來的？』張勇大驚道：

『你是何人！我不認得你。』胡奎故意丟個眼色，『你只說認不得我。』低低一說。那知府見了這般光景，不覺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該死的奴才，還不招認。』張勇哭道：『青天太爺在上，小的是實在冤枉，他陷害我的，我實在不認得他。』知府怒道：『你們兩個奴才，眉去眼去，分明你是一黨，還要抵賴。』將他們一人一隻腳夾起來，問他招也不招？可憐張勇是讀書人，那比得過胡奎，只夾得死去活來，當真受不起。胡奎道：『張兄弟，非關我事，是你自己犯出來的，不如招了罷。』張勇夾得昏了，只得喊道：『大老爺鬆刑，小人願招了。』知府吩咐鬆了刑，張勇無奈，只得亂招道：『小人不合給連強盜，殺死官府，件件是實。』官府見他招了供，隨卽行文，通詳上司。一面賞了捕快的花紅，一面吩咐將人犯收

監。那張府的家人，聽了這個消息，跑回家中，合家痛哭，恨罵商議，拿了幾百兩銀子，到上司衙門中去料理。

且說張勇問成死罪，來到獄中，同胡奎一齊鎖了，好不冤苦！罵胡奎道：『瘟強盜，我與你往日無仇，近日無冤，你害我怎的？』胡奎只不作聲，由他叫罵，等到三更時分，人都睡了。胡奎低低叫道：『張先生，你還是要死，還是要活？』張勇怒道：『好好的人，爲何不要活？』胡奎道：『你若是要活，也不難。只要依我一句話，到明日朝審之時，只要反了你的口供，就活了你的性命。』張勇道：『依你什麼話？你且說來。』胡奎指定羅焜說道：『這是俺的兄弟，你醫好了他的病，俺就救你出去。』張勇方才明白，是昨日請他不來的原故，因此陷害。遂說道：『你們想頭也太毒了些，只是』

醫病不難，却叫何人去配藥。」胡奎道：「只要你開了方子，自有
人去配藥。」張勇道：「這就容易了。」等到天明，張勇扒到羅焜
床前，隔了柵欄子，伸手過去看了脈。胡奎問道：「病勢如何？可還
有救？」張勇道：「不妨，病雖重，待我醫就是了。」二人正在說話，
只見王二龍標走來，胡奎只做不知，故意大叫道：「這個病人，睡
在此地，日夜哼喊，吵得我難受，若再過些時，不要把我害起病來，
還要把這一牢子的人，都要害起病來。趁着這個張先生，順便請
了他，向他看看也好？」這也是你們的干係。龍標接口道：「也好，央
張先生開個方兒，待我去配藥。」王二只得開了門，讓張勇進去，
看了一會，要筆硯，寫了方兒，龍標拿了，配藥去了。

當下龍標拿了藥方，飛走上街，配了四劑，送到牢中。王二埋

怨道：『你就配這許多藥來，那個服侍他？』胡奎道：『不要埋怨，等我伏侍他便了。』王二道：『又難爲你。』送了些水炭盃盤等件，放在牢內，暗想四面牆壁都是石頭，房子又高又大，又鎖着他們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，就將物件交與他弄。胡奎大喜，急急生起炭火來，煎好了藥，扶起羅焜，將藥灌下去，代他蓋好了身上。也是羅焜不該死，從早時睡起，直睡到三更時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方才醒來，口中哼道：『好難過也！』胡奎大喜，急忙拿出開水，與羅焜吃了，低低叫道：『羅兄弟，俺胡奎在此，你可認得我了。』羅焜聽見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『你爲何到此地？』胡奎道：『特來救你的。』就將祁子富如何報信，如何下山，如何賣頭上監，如何請醫的話，細說了一遍，二人大哭。早把個小神仙張勇，嚇得不敢作聲，只是

發戰。胡奎道：『張先生，你不要害怕，俺連累你，吃場辛苦，少不得救你出去，還要重重謝你。若是外人知道，你我都沒有生命。』張勇聽得此言，只得用心用意的醫治羅焜，在牢內吃了四劑藥，病就好了。又有龍標同張勇家內，天天送酒送肉，養了半個月，早已身子強壯，一復如初。龍標轉去，告訴謝元。謝元大喜，就點了五十名嘍囉，先將胡奎龍標的兩位老太太，送上山去，暗約衆好漢商議劫牢。

當時衆好漢聚齊人馬，叫龍標進牢報信。龍標走到府前，只見街坊上，衆人都說今日斬盜犯。府門口那些千百把總，兵丁捕快人等，跑個不了。龍標大驚！也不進牢，回頭就跑到家中，恰好四位好漢，正在家裏聽信。龍標進來，告訴衆人，衆人說道：『幸早去』

一刻險些誤了大事，爲今之計，還是怎生？」謝元道：「既是今日斬他三人，我們只須如此如此，就救了他們了。」衆人大喜道：「好計。」五位英雄，各各准備，收拾去了不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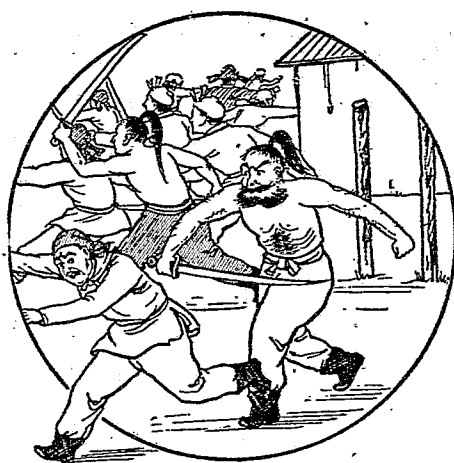
看官你道羅焜胡奎張勇三人，沒有大審，如何京詳就到了？原來淮安府的文書到了京，沈謙看了，知道羅焜等久在牢中，必生他變，就親筆批道：「羅焜並殺官的首惡胡奎張勇，俱已罪不容誅。本當解京梟首示衆，奈羅焜等罪惡非常，羽黨甚衆。若解長安，惟恐途中有變，發該府就地斬首，將凶犯首級解京示衆。羽黨俟捉到日定奪，火速！火速！」臧知府奉了令，遂卽和城中守備，並軍廳巡檢商議道：「羅焜等不是善類，今日出斬，務要小心。」守備軍廳俱穿了盔甲，全身披掛，點了五百名馬步兵丁，四名把總，

一個個弓上絃，刀出鞘，披盔甲，先在法場伺候。這臧知府，也是內襯軟甲，外罩紅袍，坐了大堂，喚齊百十名捕快獄卒，當堂吩咐道：『今日殺人，不比往常，各各小心的呀。』知府吩咐畢，隨即標牌禁子提人，王二帶二十名獄卒，擠進牢中，向羅焜道：『今日恭喜你了！』不由分說，上前將羅焜、胡奎，一齊綁了，來綁張勇、張勇早已魂飛魄散，昏死過去。當下王二綁了三人，來獄神堂燒了香紙，左左簇擁，推出監門，點過名。知府賞了斬酒，就標了犯人，招了劊子手，賣過了花紅，兵馬前後圍定，破鑼破鼓，擁將出來，押到法場。可憐把個張勇家裏，哭得無處伸冤，只得備些祭禮，買口棺木，到法場上伺候收屍。

這時淮安百姓，多來看斬大盜，須臾擁了數千餘人。又有一

起趕馬的，有七八匹馬，約數十人，也挨進來看。又有一夥腳夫，推了六七輛車子，也擁進來看。又有一班獵戶，掛著弓，牽著馬，挑了些野味，也擁進來看。官兵那裏趕得去，正在嘈嚷之際，只見北邊的人馬喧開，一聲吆喝，臧知府押著衆犯，來到法場裏面，下馬坐下公案。劊子手將羅焜、胡奎、張勇三人，推在法場跪下，只待午時三刻，就要開刀。當下羅焜、胡奎、張勇三人，跪在地上，正要掙扎，猛然抬頭，見龍標同各獵戶，站在背後。胡奎歡喜，正丟眼色。忽然當案一騎馬，飛跑下來，手執皂旂一展，喝道：『午時三刻已到，快快斬首報來。』喝聲未了，只聽三聲大炮，衆軍吶喊，劊子手正要舉刀，猛聽得一聲鑼響，趕馬隊中，擁出五個好漢，一齊出來。龍標手快，上前幾刀，割了三人的繩索，早有小嬸囉，搶了張勇，背起就跑。

胡奎羅焜二位英雄，奪了刀在手，往知府桌案前砍，慌得軍廳守



備千百把總，一齊上前迎敵。知府嚇得面如土色，上馬往城裏就奔。這邊羅焜胡奎龍標謝元孫彪王坤李仲，七位好漢，一齊上馬。奮勇爭先，領了三百嘍囉，四面殺來。那五百官兵，同軍廳守備，那里抵敵得住？且戰且走，往城裏飛跑。可憐那看的百姓，跑不及的，殺傷無數。七條好漢，就如生龍活虎一般，只殺得五百官兵，抱頭鼠竄，奔進城中去了。衆好漢趕了一回，也就收回，聚在

一處，查點人馬，並無損傷。謝元道：『官兵敗去，必然來追，我們作速回去要緊。』胡奎道：『我們白白害了張勇，須要連他家眷救去才好。』羅焜道：『俺白白吃了侯登這場苦，須將他殺了。才出得這口氣。再者我的隨身寶劍還在那里？也須去取。』謝元道：『張勇的家眷，我已叫嘍囉備了小車伺候，若是侯登之仇，且看柏爺面上，留作後日報復，至於寶劍，我們再設法來取。』謝元收兵，到張勇家，救他家眷，衆人也依言，一起都趕到張勇家裏。張勇的老小，見救出張勇，沒奈何，只是收拾些細軟金珠，裝上了車子，有嘍囉護送而行，然後一把火，將房子燒了，一齊坐馬，往雞爪山而去。



7.67
9.3
49

